

游擊

本刊已依法呈請登記中

半月刊

編輯者 游擊出版社
發行者 游擊出版社
通訊處 浙江永嘉四營堂巷六號
經售處 各大書局
定價 零售 四分

二十七年六月十一日出版

我們的話

「逃難」和「豬彘生活觀」

評萍

我們如果要真切體驗偉大的人生，那麼對於宇宙間的一切劇變——具體地說，就是人們所謂天災，人禍，國難，家殃之類，非但不當恐懼或設法避免，而且應該僥倖地去接受這一切劇變。因為人生就是劇變的堆積，偉大的人生就是偉大劇變的堆積。

「寧做太平犬，不為亂世人，」自然，這是中國社會一般人對於人生的認識。這種認識我們如果不客氣——也可以說忠實地給它一個按語，可名之為「豬彘生活觀」。我們所以自傲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因為人類的的生活觀比豬彘或其他動物的生活觀來得偉大。這偉大並不是因為人類的衣食住行比豬彘或其它動物高尚，人類之所以覺得高尚甚至於偉大，這是因為人類並不像豬彘一般地自在宇宙間開始第一次呼吸起最後一次呼吸止，都過着同樣的生活——這種生活在某一意義上，也就是「太平生活」。所以豬彘如果讓牠活到一百歲或二百歲，牠對於生活的體驗還不過是和牠開始第一次呼吸的時候一樣。豬彘生活的不偉大，其原因就在於此。現在即使給牠穿起筆挺的西裝，住在巍峨的樓房，吃土司，喝牛奶，却並不會增加他的偉大。

因此，我們有時會覺得自己的生活非常空虛——這空虛是人類特有的感覺。其所以有這種感覺的原因，在於人類是不慣於過着像豬彘般的刻板生活或「太平生活」。因為人生的滋味，是要從生活的變換中體驗到的；生活的變換愈劇烈，人生的滋味也就愈濃厚。至於這種變換是好的或是壞的，這種滋味是甜的或是苦的，那是另外一會事。這在人生的意義上並不是重要的問題。如果在一生中所遇到的都是好的變換，甜的滋味，只能說體驗到人生的一半；還有其它相反的變換，也和這一半有同等的重要和價值。

這次我們對日抗戰之後，「國難」的狀態，一天嚴重一天；「逃難」的情形，一天緊張一天；於是所謂「寧作太平犬，不為亂世人」的生活觀，也一天時髦一天。我以為一般人認為很嚴重的「國難」，在宇宙間並不算什麼了不得的劇變；何況以人生的主場說，卻正需要一種更大的劇變。「逃難」我們也並不反對

本期目錄

我們的話……評萍、李彰、煉夫	野夫
保衛我們的城地(木刻)……元善	元善
池田新藏相與日本財政前途……小鶴譯	小鶴譯
思想統制下之華北人民……浪平譯	浪平譯
日本經濟現狀……昭文譯	昭文譯
日俄戰爭時期到了沒有……慕南	慕南
七百年來日本的倭寇……王灼	王灼
兩百年來日本壓迫中國年表……王灼	王灼
一〇七師訪問記……賀元輝	賀元輝
河北的人民自衛軍……賀元輝	賀元輝
開來話濶州……賀元輝	賀元輝
大眾呼聲——出賣地圖問題……竹萍	竹萍
一般論壇……金盈	金盈
廣告	



，因為這是人生不易得的滋味。至於對「國難」懷着消極的態度，對「逃難」發生恐懼的心理，對「太平生活」或「豬欄生活」表示熱烈的羨慕，這未免是我們國民忘記了自己在過着「人的生活」。

是的，有時人類的一部份，往往會忘記了自己的意義，甚至希望要過着和豬欄一般的生活。我們雖然不能完全從理智方面拿出什麼「殺身成仁」「毀家紓難」的口號，叫我們所謂同胞「不要怕死」「起來愛國」。即使我們情感方面說，一個人只要他明白什麼是人生，那麼對於這當前的「國難」，內心決不是消極的。因為這正是我們得到偉大人生的體驗機會，應該增加勇氣，奮發前進。至於那些決心要「做太平犬」的人們，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做太平犬」，所以也不必勉強對他們瞎叫「同胞！」

從搬家說到其他

李彰

因為廈門的失陷，因為我們不設防的城市——麗水金華寧波廣州——不斷地被炸，因為敵機在永嘉城空散過荒謬的傳單，於是城區的住戶，大部份扶老攜幼，向鄉間推移。有些痛心國事的志士，便大發其牢騷，罵老百姓無用。

誰能担保倭寇一定不會在溫州口岸登陸。誰能說敵機今後決不會狂炸我們的城區？城裏逃避最早的是那一類人的家眷？倉殺食鹽煤油為什麼要老早的搬到離城很遠的鄉鎮上去？據目前的情形，有職業有位置的能生產的社會上中堅份子，大多都尚留在城裏，逃到

鄉下去的，盡是些家庭的消費者，如婦孺老幼等等。搬去的東西，亦不過是隨身應用的什物，和幾個月的小食糧。用以搬運的工具，又無非是民船或內河的小汽輪。依這種情形加以分析，老百姓逃難所費的資金，既均內地流通，與抗戰時期的經濟結構，並不怎樣的背逃而馳。內河的交通工具，又沒有因老百姓搬家，軍事上

有阻礙，糧食應用物品跟着人向內地推進，物力方面，也並不增加無謂的犧牲，而且這種辦法說得好聽一點，亦可算是「堅壁清野」的初步。如果說老百姓搬家與城裏的繁榮有關，我以為曰常的必須品，無論你搬到什麼地方去，還是須要的。奢侈品和應酬品，商場上因人口減少，以致停滯起來，固然事所難免，但是這種減少現象，不能說他壞。為其人力物力，到了某個時候，勢至留於敵人所用，倒不如先期遷徙。為其危急臨頭，沒有汽車，無權封

留船隻的老百姓，像鼓浪嶼嶼塘江的過渡，那樣擁擠，終至蒙受了重大損失，倒不如先期任其自然的疏通了一些。歸結一句，我對於老百姓搬家並不反對。

我覺得在溫州負有訓練民衆，領導民衆的責任的機關，再不要蹈上已往的覆轍，專事壟斷職位，攻擊與已氣類稍不相通的人，這個時候，已經不是等因奉此與救國團體爭體面的時候，應該振作點精神，挺起胸膊，拿出競選什麼代表的勇氣，帶領所謂「忠實同志」，到鄉間去，如何宣傳抗戰意識，如何組織民衆，使成地方武力。如何勸募救國公債。……方不負多年領用公帑的付託。

的意志，似乎須要統一，指揮須要靈敏，經濟財務以及政治工作隊等各部份，以前發表過皇大文章的亦應該使之全部實現。除了接送過境難民，招待各地來溫的流動宣傳隊，和檢查日貨有些成績外，自衛會好像還沒有完成他應負的最大使命。

疏濬城內的河道，我們不能不贊許軍政當局的毅力，但是自從衛生事務所裁撤之後，對於溫州的衛生問題。還沒有一個負責機關。進口的商輪和來自處州的汽車，天天送迎不少的過客，夏令到了，旅館業和菜館業的管束，交通機關的衛生檢查，多嚴重的防疫問題，軍政當局看來還沒有予以充分的注意。

城區近來謠言特別來得多，同時據說與這次敵機的投彈，均有相當原因。捉拿漢奸，軍政當局固已三令五申，但是特務機關和保安的警察及辦理自治人員，却沒有表現出成績來，使我們溫州，不容漢奸插足。今後應該特別努力，做到這保護溫州的第一步工作。

想到的，看到的，自信是善意的忠實的話。比老百姓搬家可責難的，應該督促和糾正的事正多，老百姓搬家是尚有缺點餘地。不知對於抗日建國有卓越認識的賢達之士，以為何如？

對症藥

陳夫

溫州人之慣于捕風捉影，似乎目以為一種天才，其實却是一個大毛病，看大眾往往為了一些毫不相干或全無影跡的事，鬧得人仰馬翻，風聲鶴唳，這在平時已經是要不得了。際茲

關於這事，果然由于一般民衆知識水準的低下，易爲造謠者所欺，而當局者亦不能辭其矯正之責。所謂矯正者，決不僅是憑一紙關謠安民布告，卽算是唯一妙法，政府對於時局之演變與本地形勢之關連，應隨時有割切之臆論，本區內一切措置，亦須酌予簡要之說明，使民衆與政府連在一起，對於政府有絕對之信心，而造謠者乃無所施其伎倆。本游既清，卽慣於捕風捉影的溫州人，亦不致被謠言者利用于無形。同時政府處事，宜沉着審慎，而一般下級公務人員，平日談吐，必須負責慎重，因公務員與一般民衆，較多直接接觸，大家都認彼輩言談，含義頗屬重要，倘公務員以個人臆測，隨便發言，愈傳愈奇，最足影響社會之安寧。故當局諸公，對於上述各點，能細心留意，則人民可免不必要的遷徙之累，政府也省却若干寶貴心神。



地城的們我護保

「野夫」這名字在我們的眼前決不是生疏的，保衛我們的城地，是他新近的作品。

野夫君對於中國木刻運動有相當的努力，抗戰未發動前，曾在滬編輯鐵馬板畫及奔走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均有相當成績。他的作品，同他的生活一樣帶着樸素的風味；他不是像一般無聊的藝術家，作出專向紳士們乞憐的勾當，他是有目標的，有意識的，而且在現實的生活裏，給人類惡魔——日本，致命的打擊；給剝削者以入骨的一刺，總之，他是嚴肅的先進的木刻家。

本刊今後對於新興藝術——木刻，作切實的提倡，前期有張明曹君木刻，本期又載野夫君木刻，今後當更廣泛的徵求木刻作家，參加本刊給敵人以嚴重的打擊。

很抱歉的事，因爲這刻板過大，只得翻製梓板印刷，致失了本來的面目，這是十二萬分向作者表示歉意的。

池田新藏相

與

日本財政經濟之前途

陳元善

據五月二十六日東京發同盟電，近衛首相因外相廣田藏相賀屋商相吉野提出辭職奏請天皇已蒙照准，同時任命陸軍大將宇垣一成繼任外相，池田成彬繼任藏相(相當於財政部長)兼商相，荒木員夫繼任文相，木戶幸一任厚生大臣。內閣改組之原因，據回電稱：近衛自恢復病體後，為決意努力打開難局起見，斷然改組內閣，由此企圖強化，而完整事實相符之戰時強力內閣之體勢云云。又據風見書記官長談：廣田外相因身體欠健，深恐當此時局，不堪負此重大事務，提出辭職，賀屋吉野兩大臣因鑒乎臨此時局，為完成戰爭之意義，有強化內閣之必要，由此信念，提出辭職云云。僅據彼等自供，已足證明日本自向我國做侵略戰以來，因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日趨危殆，而我抗戰之力量又日益進展，日政府鑒乎現有內閣難能應付此艱危的局面，似非另行改組以成一強有力之內閣不可，因此，神經衰弱患者之近衛，與心腹木戶文相風見書記官二人多方商討設法拉攏池田等三人入閣，這在近衛認為是得意之作，此次改組所謂戰時體制內閣，當然是想加速侵略我國，企圖達其速戰速決之目的，以最短時間佔我領土，完成其大陸政策之迷夢。敵人之野心日進險惡，我抗戰之意志自當更趨堅固。

荒木之任外相文相，固甚奇離，而本文僅就池田新藏相說明日本財政經濟之前途關係。

為什麼近衛要看中池田担任這戰時財政經濟的重責呢？這裏有先略述池田來歷的必要。池田氏日人稱之曰昭和財界之巨頭，為革新金融界第一個主腦，氏明治廿一年畢業慶應義塾，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銀行業，廿八年歸國，任時事新報記者，後轉入三井銀行，時被握有大權之中上川彥次郎氏提拔，漸次高昇，成為三井財閥之主要人物，在三井任職近四十餘年，至昭和十一年頒布停年制，自行引退，辭却一切公職，但其一言一動，仍足支配三井財閥方針及整個金融界，林內閣時因結婚藏相之懇請，出任日本銀行總裁，至十二年七月因病辭職，戰事起後，因近衛之召，出任內閣參議，池田氏主張日本今後財政政策應以軍事費的籌措為唯一目標，其他一切農村救濟中小工業救濟應暫時擱置，此次近衛拉攏此年逾七十之老人入閣，以一身兼任藏相和商相，負此戰時財政經濟之重責，在此窮困之狀況下，其將更有何法以打開此難局乎？且看池田氏發表之談話。

- 一、對賀屋財政之基調，在不變的財政狀況下，以不變更為佳。
- 二、不變對英一先令二便士之水準，且不惜犧牲維持之。
- 三、欲緩和輸入限制，必先增進輸出，輸出增加才可緩和輸入限制，故極願致力增進輸出。
- 四、為應付戰爭，必要時當然強化經濟統計，然因強化統制之結果，給予國民生活之威脅，原則上必極力避免之。
- 五、關於公債消化，目前想不用強制執行。
- 六、為使戰時經濟圓滑進行起見，有把大藏商工兩一元化的必要，願向這方面進行。

根據以上談話，我們可以窺見池田財政政策之大概，及今後日本財政經濟之前途。

第一，池田說：在不變的財界狀況下，對賀屋的財政基調以不變更為佳，這是無庸申述的。賀屋既秉承軍閥意志屈服於軍閥不惜犧牲國民做孤注一擲之侵略戰，由此意志而施行之財政政策，池田氏在大體上是無須變更的，不但如此，對戰爭所必要的政策設施惟有加強之，以迎合侵略者的歡心，所以池田氏對此一貫的政策而滿無問題的。

第二，維持匯兌確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池田說：不惜犧牲，維持對英一先令二便士之水準，當然，這是日本經濟最重大的問題。我們知道日本國內市場窄狹，而原料資源又全仗外國輸入，戰爭一起，勢非增加軍需工業資

在國際收支逆態之下，日本如不維持一先令二便士之水準，則必發生惡性通貨膨脹現象。故匯率水準之維持，關係日本國家之生命。但是我們試看日本之入超情形如何？去年日本之入超額達六萬七百萬圓，今年一月份計入超三千七百萬圓，戰爭愈延長，入超也只有跟着增加，因為日本在現階段的貿易管制下，一切輕工業的原料如棉花羊毛等的輸入均受嚴格限制，即凡非軍需原料即受限制，因此，輕工業的生產大大減力而影響輸出，輸出既減少，而輸入因係軍需雖不得不輸入致大量增加，於是入超也增加了。而且，在這嚴密匯兌管制下，民間對外匯的需要增加，各商業銀行以供不應求，匯兌的售價遂破入一先令二便士水準之下，使日圓價格無形下落，故欲維持匯率，只有調整供求關係。日本之所以造成今日匯兌逆態者，不是一般輸入的增加，是因為軍需品輸入過多所致，戰爭是無限期的下去，軍需品也只有無限制的輸入，入超無限制的下去，還有何法來調整這匯兌逆態呢？有，只有輸送現金一途了。在輸出無法增加的時候，只有輸送現金才是辦法，但是日本這樣龐大的入超，是否有這樣多的黃金在那裏呢？日本究有多少黃金，日政府雖自戰事後都密而不宣，大約可從三方面來計算。第一是日本銀行的正貨準備。第二是平衡國際收支的所謂「資金特別會計」。第三就是每年的產金額。日本銀行所有正貨準備金類共有八億一萬圓，這現金準備為維持對內對外信用的基礎，故結城前藏相說：「決不願動用分文」，即賀屋前藏相亦謂「如果現在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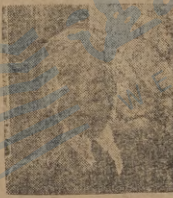
用正貨準備金，將發生重大問題，決不能維持長期作戰」。至於每年黃金產額，據賀屋發表：每年約計二億四千萬圓，與去年的入超額六億餘圓相比，相差很大，因此，「資金特別會計」的動用勢所必然，據日本東洋經濟情報的研究，上項資金本有七億五千萬圓，現只餘二億餘圓，如此看來，日本所餘的現金已極有限了，如果今年的入超額比去年為更多的話，則日本銀行的正貨準備金也只有不客氣的動用了。日本對內對外的信用必起動搖，而外匯的降落又有何法制止呢？

池田氏身為金融界巨頭，對此匯率，亦惟有「不惜犧牲」國民一切而維持之乎？

第三，池田氏說：欲緩和限制輸入，必先增加輸出，輸出增加才可緩和限制輸入。此話乍聽似甚合理，但究其實，不過「繼續限制輸入」而已。池田氏所謂「緩和限制輸入」之先決條件，為「必先增加輸出」，換句話說：輸出如不增加，則不緩和限制輸入。我們深知日本在現階段之輸出入限制之下，所輸入者大部為軍需工業原料，輕工業原料幾被杜絕，而平時日本之輸出端賴輕工業商品如棉織物毛織物等，輸入之軍需原料，做成槍炮子彈消耗在中國領土上了。故生產減少影響輸出，勢所必然，僅觀乎近來日本全國一半以上紗廠

之停工就可瞭然。減少輸入，增加輸出，固可改善國際收支之逆態，但日本輸出既以輕工業為主，而輕工業原料又仰仗外國，原料既斷絕，又何從增加輸出，此原為日本經濟之弱點，在戰時此弱點更加顯露。池田氏之言，在國際收支上固甚合理，而事實上則不可能，何況即便增加生產，各國抵制日貨，誰又成為你的消費者呢？此後之將繼續限制輸入，自無問題。

第四，池田說：「為應付戰爭，必要時當然要強化經濟統計」，此為當然之事實，但是所謂「因統制強化之結果，給予國民生活之威脅，原則上必極力避免之」僅不過為好聽的諛詞。日本自戰爭以來，無一法令的實施非直接間接威脅國民生活者，在戰爭高于一切的原則下，日本國民的生活就日趨窮困了。例如由於限制非軍需原料的輸入，釀成物價不斷的高漲，勞動者生活普遍地惡化，工業戰時體制化後，輕工業幾瀕垂死狀態，軍需工業雖因需要增加吸收大批工人，但資本家仍藉口壓迫。人民要建築房屋因鋼骨禁止使用而停止了。人民要坐汽車，汽油因政府提高價格而每次五角錢漲至八角了，人民要坐船，輪船被政府調去運兵了，買東西，東西一樣樣貴。經濟統制愈強化，日本國民生活必威脅更甚，池田所謂在原則上必避免之，實不過對人民說寬心話罷了。



田池相藏新敵

第五，公債消化，是日本最難解決的問題。去年應發的三十三億九千四百萬圓的公債，到現在已消化了多少？這還是一個謎。截至本

年三月止，據說還只售出了四億餘，已是施盡方法了，至於本年度的五十餘億的公債，更如何能消化呢？日本歷年累積的公債截至去年止，已達一百十五萬萬餘圓，早超過財政家高橋氏所謂公債吸收的限度了。近年來因準備戰爭，社會資金早被軍需工業吸收無餘，人民固無意購債，事實上亦已無餘力購債了，池田氏謂不想用強制去消化，實為事實使然，公債既不能消化，戰爭其能持久乎？

第六，此次池田出任藏相兼商相，其欲使兩省一元化者，實甚明顯。過去大藏商工兩省之行政機構，樹立在自由主義經濟上，在戰爭下統制經濟時代，不免有所磨擦，前藏相賀屋

思想統制下的華北人民

耀 譯

北平這個古城，在日本軍閥的鉄蹄下，越顯得毫無生氣的了。街上滿是鴉片館，堂子，賭窟；報上全是空語，謊語。這些，是一位美國人，在北平逗留了三星期後，回來在某次演講時所發表的印象。現在把他的演說辭，摘錄在下面。

我搭火車從天津赴北平，在客車裏，看見許許多多日本旅客，在餐車中堆積着許許多多日本軍用食物，這無疑的告訴我們，現在的平津鐵路，是歸滿鐵管理了。車到前門，所有中國人，日本人都受嚴格的檢查，不過外國人却例外。從前門進城，大街上有許多日本商店。日本人在北平開店，極其容易，他們拿貨物來強迫中國商店推銷，如遭拒絕，就說你是抗

商相吉野為打破此弊，曾提倡所謂計劃經濟，但在行政機構上，尚多不符現狀處，這次兼任兩省，其重要原因，即在於此，在最近將來，池田氏或許將臨時物資調整局與匯兌局合併為一大物資調整局，以為將來合併大藏商工兩省為經濟省或軍需省之基礎。由此推測，敵人積極侵吞我國之野心更日益險惡，我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只有抱犧牲到底之決心，準備與這世界的強盜戰鬥以爭取最後的勝利。

以上僅據池田所發表的談話，推斷其財政經濟之前途，今後之池田，未知更出何法以挽回此艱難重重之危機乎？

日，抗日要下獄，只好忍氣接受。鴉片館到處可見，并且在報上還可以看到看見他們的廣告。我費了一毛錢，買一小袋鴉片，包袋的廣告紙上，印着店號，店址，我是抱着好奇心去買的，可是他們好似司空見怪毫不為奇。

華北人民，全被悶在鼓裏，報紙上每天登的都是日軍勝利消息，如果沒有勝利新聞，却弄些好幾年前的遊記文章。來湊篇幅。報紙中華北明星日報 (North China Star)，被日本利用了，其他本地報紙，更不用說起，只有平津日報 (Peiping & Tientsin Times)，是惟一的獨立報紙。讀英文報的人，可以得到一點確實消息；有許多外國商人，常常把他所得到的前線戰爭新聞，來告訴行中的中國職員；有收音機的人，

往往在夜裏四點鐘，偷聽漢口電台的報告。所以許多人民，仍舊知道實在消息，如這次台兒莊的勝利。新聞統制越嚴，謠言越多，天天登載戰事勝利的報紙，如果那天戰事新聞刊登的少一點，讀報的人們，就可測中戰事是勝利了。

照常開辦的大學，只有燕京及輔仁，燕京現有學生六百人。這二所大學裏的功課，總算還沒有變動，雖然偽教育部長曾經令他們添設功課，聘請日教授，可是他們的答是「我們很願意中日更進一步的合作，提攜，我們很願意在適當時期，聘請日本知名之士，不過現在尚非其時」。偽教育部長接着這封信，也沒有什麼辦法，據燕京大學的司門博士表示：「寧願燕京停辦，不願燕京遭非法干涉」！

在日本顧問命令下的偽教育部長，只有幾所中小學給他管理，教課書確被修改了，書中的「三民主義」改為「王道主義」；「青年應當甚忠於國家」改為「盡忠於家庭」。學校教師，心裏明白，只得對學生說：「這是上頭命令，你們隨便聽聽罷罷」！

華北的商人，對付日本人，都取不合作主義。天津有一家無線電台，在戰事發生後，就停止播音，後來一位日本軍官，來令他復業，幸虧這位軍官不懂無線電構造，管理員故意對他說：「這却機器壞了，無法可修。這是他們所取的不合作辦法之一；再有一次，日本軍人想借用某處的大禮堂來開會，業主只好答應，開會的一天，他們故意把禮堂裏的檯棹，擺的亂七八糟，地板故意弄許多灰塵，軍官們來看了，都說這地方怎好開會，另找罷！」

日本人常宣傳華北人民對於「新政府」是如

如何的熱心，這些話全都不合事實。滿鐵社所發行的一本小冊子轉變中的華北，說及華北各學校中所有危險性書籍，都已燒毀。這亦不合事實，據我所知道的燕京大學，一切功課都照常教授，圖書館中書籍，依然如故，並且仍可任學生自由借閱，諸事此類顛倒黑白的宣傳，真不勝枚舉！

偽政府成立那一天的遊行大會，完全強迫人民參加。小學生拿着新旗，莫明其妙的跟着走。開會時，照例有演說，最後呼口號，偽政府人員在上面高呼「擁護臨時政府」，下面却靜悄悄的毫無反響。被強迫着去做的事情，不止此一端，他們強迫中小學校長，時常舉行演說會，宣傳「新政府」的「德政」，參加演說的學生，當然沒有一個自動加入的！

現在的華北人民，非但智識階級心向中央政府，就是一般百姓，也都期待着早日克復平津。有一次，我同一位警察談話，他問我：「如果平津收復，你們外國人是否高興？」我答道：「極高興！」地於是很得意的說道：「收復平津，中外同心，只不過在鬼子手裏，我們都精羔！」

平津人民就是黃包車夫，苦力，對於日本

日本的經濟現狀

日本的經濟基礎的脆弱是可以從各方面來說明的。下面從研究日本的政治經濟情形的權威方面錄來的表解和簡單的數字，將要告訴我

人，也部沒有一句好話。有一次我騎驢遊南口，驢夫也對我訴說日本是如何如何的野蠻。對於王克敏政府，當然無好感可言了。王克敏有一位女兒，在燕京讀書，她曾經含着淚勸告她父親不要接受這個位置。前次王克敏被刺時，她却淡淡的，毫不在意，有一位族中人，情不自禁的說道：「這老頭子該刺！」

有許多人都覺得奇怪，為什麼如王湯一流人，居然肯加入偽組織，一般的意見是：一、有許多是因為經濟艱難，無法維持生活。二、有許多是因為家資富有，不參加，恐財產被沒收。三、有許多對政府是有宿怨的，倒如湯爾和，因去年暑假廬山談話會中，未被邀請，心中老是快不了樂，所以這次索性橫了心，加入這個偽組織了。

我在各方面聽到消息說：河北邊地，有一個歸中央政府節制的組織成立，河北的大多數縣份，都歸這個組織管轄，從前北平的許多教授，學生，都在其中任事，他們帶領着游擊隊，在這廣大的土地上，到處襲擊。現在日軍雖已占有平津及其他幾條鐵路線，乃是還沒有占領了他們的心啊！（密勒氏評論報）

小鵲

們較之巨軼的分析與評論更為明確的今日日本的經濟實情。下面的表解顯示出日本的國債從一九三〇——三一以來的發展情形：

一思想山水人物

一〇七師訪問記

熾

東南海濱的一角，扼甌江口岸的一個冷落的古城，永嘉，因為敵人無厭的侵畧，現在已擠上海防的前線了，担當起維護東南國土的門戶，堅握着這防禦鎖鑰的健兒，現在是陸軍一〇七師。

隨便那一天，我們都能夠看到一個個穿着草綠色軍衣，背着很大的笠帽，說着硬性的官音，他們很嚴肅的跨過馬路，和和氣氣的在店鋪裏應答商人自己買要的東西，他們純粹的是湖南人，這就是一〇七師的壯士。

一地的風氣，鍛鍊着湖南人強健勇敢，忠誠國家，曾國藩的湘軍是有名一代，以他們為中堅的克平了佔據十五省的太平天國，穩安滿清危局，雖然，他們是效忠少數的滿族，摧拆民族革命意義的洪秀全，做了歷史上的罪人，但這只是民族意識的不夠，湖南人愛護祖國的熱忱仍舊可以表現出是偉大的，值得驕傲的。北伐大時代坐鎮武漢，去冬死守首都予敵人以重創的唐生智將軍；八一三滬戰首先指揮抗敵的張治中將軍；為民族解放而鬥爭的毛澤東將軍，這都是三湘的子孫呀！

受着敵機威脅的一個早晨，我們帶着極愉快的情緒訪問到該師政訓處的陳維國處長，在會客室裏我們說明了來意。

一定很抱歉在軍事機密限制着，恐怕不能儘量的告訴你們的訪問，好罷！我們就隨便

會計年度

日

圓

較上年度增或減之日圓數

每一人民負担之日圓數

一三九〇—一三一五、九五五、八一六、七六〇
 一三九一—一三二六、一八七、六五七、四七四
 一三九二—一三三七、〇五四、一九五、五五二
 一三九三—一三四八、一三九、〇三八、三九二(增)
 一九三四—一三五九、〇九〇、四五四、〇二二(增)

(減)三、六四〇、三二七
 (增)二三一、八四〇、七一四
 (增)八六六、五三八、〇七八
 (增)一、〇八四、八四二、八四〇
 (增)九五二、四一五、六三〇
 六三、七
 六五、四
 七三、四
 八三、四
 九二、三

然而一九三五——三六年度之國債更形膨大，到了一九三六——三七年度幾乎達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的水準了！在參議院的預算案辨論議程中，據大藏省(按：相當於中國的財政部)的一位代表的報告，日本的國債總額為九、〇七一、一二四、〇〇〇日圓，其中分散在民間的公債票的價值計一、五三九、五八四、〇〇〇日圓，在政府的計二、二九三、七一四、〇〇〇，其餘的便在銀行界手中。日本的外債額一、三二三、〇八一、〇〇〇中，民間持有債票者計八一四、五六一、〇〇〇日圓，而政府的則為一九七、九五九、〇〇〇日圓。

本所堪負的最大限度了！但是不幸的很，這位年已古稀的藏相竟以直言警告國家而喪命；當一九三六年二月的政變時，他便慘遭日本少壯軍人的殺戮了。

可是，我們當還記得高橋是清氏——日本的前輩藏相，一個極力反對再度增加人民負擔者——曾經不諱飾地告其國家說：「這已是日本的輸出至：一九三七年八月份

除了財政狀況的不穩之外，因為在中國軍事行動，日本更喪失了它對華的全部貿易。據日本工商省公佈的統計，自從中日戰爭肇端之後，日本的對華貿易便是劇減之象，八月份的時華輸出與上年同期的比較有如下表：

a. 華北 一、五六四、〇〇〇(日圓)
 b. 華中 一、五八一、〇〇〇
 c. 華南 三六、〇〇〇

一九三六年八月份
 四、五五五、〇〇〇(日圓)
 七、一九六、〇〇〇
 四〇六、〇〇〇

據大畧的估計，日本的在華全部投資約在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以上，但是

的來談談罷。」一度謙虛的客套之後，陳處長就很爽直的供給了我們談話的資料。

一〇七師駐防溫州還只八個月，前身是兩個獨立旅及第×集團軍教導大隊，最近才改編或師，過去在江西担任剿匪，多少有一點戰功，在八一三抗戰以後，曾經在張治中將軍指揮下參加淞滬戰而退下來在溫州等待補充的。

全師士兵大部分是湘西人，性情強悍，有些地方接近苗人，更未得相暴，喜歡決鬥，但很講義氣，這種特有的性格，正是民族的玉寶，以禮待人，也不受人欺侮，湖南人能吃辣椒這似乎是習慣，好像沒有辣椒就吃不下飯，我們只要在湖南人餐桌上就可以看見人人夾着紅的辣的辣椒塞進嘴裏來下飯，這在長江下游的人都是不敢吃的，熱的辣椒，強的湖南人大概有着相連的關係。

士兵的生活，雖然不算得好，大體上還是不壞，每月的俸餉上等兵是八元五角，伙食方面因為比較吃得好一點比其他部隊，要四塊錢一月，剩下來的做另用也還寬裕，他們很少有家庭負擔，因為不比浙江人一樣，窮得無法謀生才去當兵，好一點的甯可在家鄉討飯，但是，當兵的湖南人都是認為當兵是求出路途徑，記得有一句土話：「好男當兵富大臣，好鐵打釘釘大門」。他們都要當大臣才去當兵，決不是將當兵的目的限於救濟肚皮，所以湖南兵家庭富裕的固然沒有，大概可以足衣足食，不等待餉銀來維持。

教育的程度，當然不會超越國家一般文化的水準，士兵大都來自田間，粗識文字雖佔全師十分之八，然能夠讀一點通俗的書或文，

在一九三六年日本貨物輸出的價值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中，運往中國的佔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可是由於在中國作戰的結果，這樣一個偌大的市場現已交手失去了。

據去年九月八日 The Tokyo Asahi Shinbun 報紙的記載有價值三六、〇〇〇、〇〇〇日圓的貨物原在七、八兩月裝運中國的，因為戰事只好堆在貨棧裏了。這些貨物，包括着價值二千八百萬日圓的織物，二百萬圓的食用品，二百萬圓的機器及車輛，百萬圓的化學藥品及工藝品，以及三百萬圓的其他貨物。

所以，當日本挺進于佔領中國城市而申言與慶祝其「制服」中國的時候，遠見的以及愛國的日本人士——日本的同情者亦復如是——祇有為日本慨歎和感受悲觀，因為日本現所從事的侵華戰爭將落得財政崩潰的結果。

國債是扶搖直上，而中國的市場爲了「不宣而戰」而喪失了。在中日不宣而戰的早期，除掉華北的戰費不說，單就上海一區而言，據最起碼的估計，每日要消耗一百萬日圓。所謂「非常時預算」的二、二二四、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只敷九、十、十一、三個月之用。世界各國懷疑着日本的財力究竟能夠支持多久在華的戰事，如果沒有外國的援助的話。

日軍的金儲藏估計有五萬萬日圓，其中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儲藏存在正金銀行，其餘的則爲政府的某種財源所保持。但是和美國

據可靠方面的估計，自從去年三月開始的資金逃避外流以來，日本損失了約模爲其金儲藏總額的三分之一。「滿洲的遠征」使日本的支付差額瀕于涸竭。雖則盡量緊縮輸入但是大量的資金外流，在外匯的短少上銳敏地顯示出來。然而到目前的「消耗」連率之下，日本的資金財源將不到一年半便要枯竭了。就在現時，物價已高漲了百分之三十呢。

日本的人民大衆極端的嫌棄目下的侵華戰爭在多方面表現出來。在八月份的美國「現代史料」(Current History)雜誌，格林氏(Mr. H. H. Green)於其所著「日本是多麼的危險啊」一文中，明白地告訴我們說「十分之九的日本人民願望着和平、並和別的國家修好，以及推翻日益頑固的軍閥統治。……不過一般日本人的氣質是親切的，而我却也不否認某些了解日本國情的人士的樹立敵對態度乃是例外的」

去年九月十六日的 The Toronto Astorian 報紙有着這樣的記載：「東京市公安局近查獲大量的反戰宣傳品爲右翼及左翼分子所散佈者……許多的其他傳單亦在東京各處發現。……截至九月十五日早晨爲止，已有多量此種傳單查獲云……」

換句話說，儘管嚴厲的庄制與檢查手段防止不利的消息外洩，世界上都很清楚地知道在日本內部穩伏着一種對於侵華戰爭懸慮的暗潮，日本終於悟覺其國內蘊藏的危機嗎？這祇有「時間」來回答！(譯自英文中國輿論週報 C. A. W. Menf.)

嘗爲先以一百人爲基礎，教他們三百字，等到總統認識了，那麼？在第二階段上；就由這一百人來負責將認識的字推廣教別人，他們自己再接受認識別的字。

政訓的工作，近來非常緊張，中國的軍隊、對於政治認識是極低能的，所以這次抗戰發動以來，到處暴露着這弱點，現在在總政治部的計劃之下，每一個部隊都努力的設法填補，該師政訓工作目前分爲三方面在進行着：

一、師部本身工作人員，十天有一次小組會議，提供政治的認識，指示活動的目標。次之的半個月有一次座談會，這會議運動務兵也得參加，可儘量發表一切意見，不論工作效能，錯誤糾正，大概是建議新的，檢討做過的。

二、對於部隊政治訓練，以排爲單位組成小組會議，這小組會議的目的使軍隊民主化，培強士兵政治觀念爲準則，每次會議除以中心問題發言以外，必須有組員二人以上作自我批判或互相批評，然而限制着不得攻擊個人或團體。同時爲健全幹部，最近已成立一軍事教導隊，分期召集班長副班長受訓，着重政治，精神講話。

三、在抗戰戰爭裏，要取得軍民全作，則勝利的把握比較來得多，一〇七師同樣的不疏忽這方面的努力，期以取得與民衆密切的連絡，但是最感困難的就是方言的不同，往往發生誤會，致令人民恐懼，所以現在已成立一政治大隊，招收高小畢業能貫通國音和土話的學生，施以短時的訓練，即派往各連，也就是說對民衆作傳達，翻譯之用，另一方面，

魑魅的世界 無恥的狂吠

日本人在上海

『日高總領事所報告的』

張平譯

諸位，聽！聽我們敵人日高總領事所報告的，關於我們大上海的日本人的近况吧！時間是本月六日的晚上他由上海以無線電向各處發送着。

敵人日高報告說：上海人口計三百八十餘萬，居世界大都市的第六位，在滬外僑，以國別計算，約有五十餘國，然人口的根幹却是中國人，外僑僅足七萬人，不過這七萬的外國人，占全體百分之三點七，計二十七千人，其中朝鮮人約二千，台灣人約六百。

這二萬七千的日本，大都居留在公共租界，他們組織了一個上海居留民團，這團體每年約八十萬的預算，充當日僑兒童教育費和衛生費。其所辦的學校有高等女學校，商業學校，實業青年學校各一、小學校四。

二百餘年前上海還是一寒村，然而今日已出現着十七層的高大建築物了，一八七六年日本在上海始設立領事館，這雖比不上英國的早，但日僑的貿易，金融工業等各種事業，因着着的活躍，其經濟勢力逐年而飛長着。

先以貿易來說：如一九三六年全中國的輸出貿易年額為十六億，但上海獨占百份之五十五的九億元，這九億元的國別是：

美 三十三%強

其他諸國三十%

以上表看來，美國占第一位，日本居第二位，在連年抵制日貨下，日本人居然尚佔總輸出額之百分之十二強。

上海日本人所活動的，其中最堪注意的是紡織業，上海事變前，日本經營的紡績公司有九個，上海市內外的工場有三十七所，這勢力完全壓倒了中國本國紡績界。

再金融方面，有正金、三井、三菱、住友、台灣、朝鮮、等大銀行的支行，和地方性的上海銀行、漢口銀行等的本支行。又日本郵船、大阪商船、大連汽船、日清汽船，為其他船舶公司等等的林立，在貿易通商上，日本占着相當確固的地位。

然而上海事件發生後，自去年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日本以十一艘汽船，載回日僑一萬四千名，因此上面所說的各實業也祇好陷於休止中。

當時一萬四千名的日僑回國後，但留在上海仍有五千多人，這五千多人各各分担其後方軍事的任務，到十月末止，犧牲於中國的砲彈及炸彈下的，計死者三十三名，傷者三百四十

最近的時期中已經召開過一次軍民聯歡大會，參加的有各方面的代表以及純粹的民衆，同時，抗敵劇團也成立起來，在永嘉公演二次，瑞安演過一次，很得着老百姓的好感，宣傳的效力也很大。

兵士的抗戰情緒是非常的高漲濃厚，陳處長告訴我們在過去剿匪時候，開小差的很多很多，但是在現在準備着對抗敵人的時候，連請假的也很少。他們天天嚴守着自己的崗位，擦武器，築工事，個個都從良心裏送發出自己的願望：「替同胞復仇」。對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國的軍隊只有為正義為國家來犧牲，我們在這裏謹向這些忠勇的壯士致最大的敬禮！

湖南人缺少團結，往往同鄉人誹謗同鄉人，但肯打抱不平，這是好處，這愛護正義的精神，或許最近的將來在溫州海防上給敵人辣的教訓。

「敵機現在也天天侵臨溫州了，陳先生感想怎樣？」

「這麼？很好，醉生夢死的人也只有給以血的教訓才有血的反應，我願望警報聲成為暮鼓晨鐘，喚醒了個個老百姓。」

隨便的笑聲裏，結束了這次的訪問。

河北的人民自衛軍(續)

翟元譯

他們的教育

這個區內的學校，比北平要多五十倍，記者曾經見過一次八千

了大場，歸來計一千一百四十九名到今年四月的目下，又已達二萬二百七十六名。這數目和事變前的又不相上下了。

日僑歸來後，現今由日本陸海軍，外務（外交）大藏（財政）遞信（郵政）日銀、滿鐵、與中、等的現地各機關的協力之下，以上海為中心的鐵道、航運、航空、通信、鑛業、水陸、電氣、自來水、瓦斯、電車、公共汽車以及其他公共事業的復興或擴充都是着着地在進行着。前面已提起過的目的僑所經營的紡績業，目下也恢復至平均五成二的操業率，而且更進

日俄戰爭的時期到了沒有

昭文譯

日俄戰爭在前七年世界上都企待着那最後的戰火能在西比利亞平原拼裂，結果，危險的時期同事實都由靈敏的外交家援和了。每一個時期，世界上都很緊張，可是知道日蘇的軍事衝突還沒有到。

第一次日蘇戰爭是終要到來的。

一九三五年十月號的西雅圖明星雜記上，我們還可以找到一篇文章，感到興趣的因為某一類的事，我們已經在那時寫過了，可是在現在，還是正確的，假使允許我們引用自己的話，是並不怎樣不好的話，那我們可以找來寫在下面。

「從日本建立偽滿洲國以後，日蘇即早已

此外如造船所，製粉工場，肥皂工場等等的中國人經營的重要工場，也逐次轉到日本人的手裏去，或委託經營，或共同經營。總之，目下上海的日本人祇要不是殘廢的，便無人無職業了。

聽吧！敵人在上海得着了暫時的佔領，就不知恥地表示了勝利，但是，日高領事也敢回頭看一下三島的本土上人民，因侵略戰的威脅極度的貧乏，廣大的失業麼？同胞們，我們再要如何的努力使日高領事的驕傲成爲泡影。

蘊藏着衝突的危機，主要的理由就是日本爲什麼這樣貪心地要中國領土——作了一個爲蘇聯同中國紅軍的緩衝國這是無疑的，在權威的觀察家心裏知道，這衝突是並不遠在海洋面。

實際的戰爭是在推進，戰爭的大風吹在地平面上，隆隆地，一個大的波浪在東西兩面滾着，並且沒有東西能夠阻止這種東西方向的運動，在一面有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飢俄的農奴，每年的增加率，爲三，〇〇〇，〇〇〇。在他一方面，有四萬五千萬的中國人狂熱的生育，此外又有九〇〇〇，〇〇〇日本人在一個小島上，每年生產率有一，三〇〇，〇〇〇。我們知道在這百分之十生產，亞細亞一定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以上的人口，這種驚人的巨數，自然的力，

「以後，才會了解什麼是抗日」？境內共有十七種報紙，都用簡單的文章，登載着本地，山西，中央政府，蔣介石，毛澤東，及其他各要人的消息，日本經濟情形，亦有記載，各家報紙，都有文藝欄有戲劇，有故事，都以抗日中心。

他們是共產黨嗎？表面上看起來似是共產黨，其實不是的，外表上確有許多蘇維埃化，互相稱呼叫「同志」，會議室內掛着列寧史太林的像有時掛毛澤東，蔣介石，孫逸仙像，在許多集會裏，飄揚着共產黨旗及國民黨旗，兵士及軍官的帽上，都用國民黨的藍星，記者與各領袖的談話中，知道他們都有一種一種恐懼心理，就是怕國民黨在抗戰中，停止與他們合作，所以他們熱力想法去避免權利的競爭。

在史諾（就是作毛澤東傳的美國女記者）譯者」的著作裏，我們可以看出見現在的共產黨領袖，都覺得要達到他們社會革命的目的，在某個階段中，需要與資本家合作，此所以他們熱力來與國民黨拉攏，共產黨的現行政策，（如延付欠款等）固然妨礙人民權利，但是國民黨所行的收沒銀行鈔票，限制提款等必要處置何以不是一樣的呢？所以我說共產黨對國民黨的諾言，確已履行了百分之百了，

未見的展望 河北的自衛軍，不僅很於這幽區域以內，凡日本所占據的地方，三個月後，就有同樣的組織，所以日本越深入中國，自衛軍的勢力亦越大，在一年以後，

與人的力都是不能統制的，俄國的風浪便要繼續地滾向東，至日本的泛濫向西的時候，便在中央亞細亞平原地帶相遇而衝突，于是便在那戰場上決定兩族將來的命運，現在是靜默的戰爭，對於俄國人的意思，中國是要成爲俄國的，印度是要成爲俄國的，波斯是要變爲俄國的，但是日本說：亞細亞是亞細亞的。

新的事件代替了老的，

這些事情那時是正確的，或則時間能改變了他們黑龍江的衝突，而不致有同樣結果，但是新鮮所激成的事件，將要繼續展開，從東京的工廠，每天產生出新鮮的反蘇聯宣傳，而日本的報紙很惡意地聲言「日本的受迫從事於北庫頁島日本國煤油及煤的事業，和蘇俄當局所用粗暴的方法而迫日本撤回伯力等處領事，與蘇聯拒絕簽訂北太平洋的漁業合同，都是一種

七百年來之倭寇

四、歷史上中日間之第一次交戰

元世祖統一志修，八年之間，六次遣使與日本通好，而日本均以無禮拒絕，到了至元十一年，乃決意動兵。然日本自隋唐以來，對中國已時有「不恭」之事，當時朝廷，義存矜遠，均置不問，未見有用兵也。中日用兵，此爲歷史上第一次。距今六六四年。

先是世祖致書日本，雖有「以至用兵，夫

苦痛的事」。有更使人難受的情形，就是日本飛機飛到蘇聯境內，有些是被留下了，但是其他都得了很好的偵察，回到滿洲國根據地去了。總之，每一個事件都能引起潛伏的火勢，可是尙未至於爆發罷了。

至俄國的報紙也並不沉默，他們襲擊他說：「中日戰爭已暴露了日本的軍事經濟機構的傾圮，他們已證明了他們的能力，一必有較大的戰爭」。而日本的報紙却說：「假使蘇聯能留心這形勢的嚴重，我們當也給他一個答復，……更甚者，蘇聯的軍隊幫助中國，已經直接接在蘇聯指揮之下……」。這種互相懷恨的運動必致兩國要爭奪這北亞細亞霸權——日本仍舊想有把握地鞭笞蘇俄，如在本世紀初期一樣，蘇俄或則仍舊痛心帝俄時所受的海陸軍的失敗的痛苦。

慕南

〔未完〕

曹介升之事，可以見之。日本通事曹介升上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倘得便風，半日可達，若使臣去，則不敢同住，若大軍進征，則願爲嚮導。」帝曰：「如此，則當思之。」此係至元八年之事，趙良弼未到日本之前，所謂「同住」，係遣其送良弼至日本。曹介升勸其用兵，而帝猶以爲有和平之希望。但是，元世祖對於日本，雖不願意用兵，然早亦有相當準備。

他們可以組成一隊很強的自衛軍，比所有在前綫作戰的日本軍隊還要多，自衛軍除了這支軍隊以外，又有保護團，（專在本地作戰）保護團的人數，可多至總人口的百分之廿！

日本在東北所以能征服義勇軍，因爲他們集中了四十萬軍隊，來應付四萬義勇軍，可是現在決不能辦到！再者共產黨去東北組織義勇軍的時候，在東北淪陷以後，可是現在華北各地，他們什麼都已組織好了，日本軍隊，如果要消滅鐵路南面的自衛軍，馬上要受鐵路北面自衛軍的攻擊，所以他們野心愈大，崩潰的時期，越是相近了，

閒來話溫州

壯

記得大概是一個月以前的事罷：東南日報總編輯劉湘女先生蒞溫，我便請教一個一般人心裏都懷疑着的問題：「中國究竟會致於亡國嗎？」劉先生的回答是：「如果以溫州目前的情形看來，中國是會走上亡國的道路的。」

沉痛！

我知道：劉先生是希望溫州的社會層需要振作，緊張。應該有戰時的緊張。

誰都明瞭，溫州的現狀，似乎太醉生夢死了。

誠然，五馬街東段酒館前的路心，每晚，閃亮的包車在濃烈的年紅下靜待着主人醉罷下樓來，人行道上，少不了一對青年人的倩影，正在作着謊話的交換，接着，用着華爾斯的步

人督之。今出軍爾等必疑將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日本。爾主當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載四万石者。」七月詔都統領多托爾，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等，至高麗，蓋閱軍造船也。六年七月，又詔多托爾等相視毗羅等處道路。七年十一月，詔高麗植：「往年所言括兵造船，至今未有成效，自此以往，或先有事南宋，或先有事日本，兵馬船艦資糧，早宜措置。」又詔曰：「嚮遣使通問日本，不謂執迷，固難以善言開諭，此卿所知。將經略於彼，敕有司發卒屯田，爲進取之計，庶免爾國他日轉輸之勞。」

總之，元世祖對於日本，一方面準備，一方面仍繼續通好，到了最後不能以「善言開諭」，方才進兵。

至元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略使實都，高麗總管洪茶邱，以千料舟，巴圖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發合浦，拔對馬，轉攻壹岐，陷之。遂及肥前沿海郡邑。舍舟登岸，騎而進，至今津佐原白道原赤坂諸地。還上舟，會矢將盡，又大風雨，多觸礁，遂還。此第一次出兵，而未得勝利，不覺廢書一嘆。

五、第二次東征

第一次出兵，雖未大獲勝利，而沿海四境，已被虜掠一空，元世祖以爲日本必稍有畏懼，若再遣使通好，或者可得來貢。故於至元十二年二月，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往日本。竟至

得國信使杜世忠被殺之信息，於是延議紛紛，裂皆切齒，共議討日之畧。發兵十萬，命范文虎爲將。高麗國王王濬聞訊，亦率兵萬人，戰船九百艘助戰。置征日本行省，以阿刺罕爲左丞，范文虎爲右丞。啓兵之際，勅諸將曰：

始兩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爲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國者欲得百姓，若盡殺其人，徒得地何用。」更有一事，慮卿等不相耳。假若彼國使至，與卿等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

所元世祖當諸將臨行之諄諄訓辭，以「民爲貴」「和爲上」爲旨。

此次出兵分二路，一從合浦出發，一從江南出發。兩軍約期會於壹岐，平戶等島共同進攻，不料合浦之軍，先到壹岐，即行殺掠，聞兒啼輒搜捕，至有先殺兒而遁。當時雖獲小勝利，而日本亦有準備，江南軍又後至，更加諸將苦於航海，議攻議退，久決不下，文虎氣餒，竟擇堅艦而遁回。尋復颶風大作，諸將皆棄士卒於五龍山下。盡爲日本所殺。是役也，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而已。

此次失敗之因，一爲爽約會合進攻之期，一爲進退之議不決，而到地即殺，尤違元世祖出師之旨。

中國以獅子搏兔而不勝，日本以螳臂而不敗，於是日人自尊之念，與輕人之心，同時勃發，其貽患至今未已。

(待續)五。卅一、

抱怨道：「這個日子過得真無聊，中央或光華電影院爲什麼不放一二次電影，溫州與上海的交通又未斷絕，租片子又不是什麼不便宜的事。」設法，只得打電話請她或他的「冤家」來「甜甜蜜蜜」，不然，就是唱個把「桃花江」之類的，亦不致於過分乏味。

一切，不堪細叙的一切，不便細叙的一切：黃金潮澎湃中的一切，罪惡籠罩下的一切：

可憐的是：路旁的牆角或電桿上的「救國標語」不住地在打盹，因爲有誰去理會牠呢？

溫州社會的另一角！饑餓線上掙扎的人們，但是有誰去理會他們呢？

享樂的人們只忙於享樂。

敵人炸彈的爆發聲想必總可以喊醒那班人的醉生夢死吧！但是誰敢斷定呢？他們說「咱們有的是錢」，便向上海一溜，將他們的享樂加強，加強，加強。他們的腦上便刻下了「天下太平」四個大字。

敵人炸彈爆發聲中的另一角，是大多數人向着周宅祠巷的天主教堂的方向跑，躲。依賴帝國主義的心理毫不怕羞地坦露出來。

碰面的奔跑，不顧氣喘及心跳的奔跑。掉了一隻鞋子或拋下一個小兒女算不了什麼，先逃到天主教堂便是勝利。

那種麻亂的情形誰忍去說牠呢！
清醒罷！溫州！起來吧！溫州！怒吼罷！
溫州！清醒起來怒吼罷！溫州！溫州的人！溫州人的心！

兩百年來日本壓迫

中國年表

王韻

楔子

誰都知道。近世的中日交涉史是言之痛心的。不像有什麼倭奴國王，大和朝廷，文化革新，日本國王之類的名詞，受中國的冊封或受中國文化的栽培，換句話說，兩百年來的日本已變本加厲地壓迫中國，一年不如一年，一蟹不如一蟹，取琉球，台灣，澎湖，朝鮮，東三省，……現在我們實在不能再容忍了。於是，在蔣委員長長的領導之下發動的全面抗戰，這時國內學術界呢！有介紹東西學者關於抗戰議論，有編纂抗戰期內一般讀物的，有許多人拋下筆桿下鄉去做實際工作的，……我相信這些都是好現象，但以不佞的管窺之見，若將兩百年來的日本壓迫中國的史料列張年表，也不是件沒意義的事罷！

年表一體在公元前一世紀初已很通行了，龍門司馬子長大概就是年表的鼻祖，史記裏的十表之類或即為年表的濫觴，史遷以後，代有其人，八世紀的劉子玄在史通裏確曾說「旁行斜上」有點不大滿意，但歷朝史家對譜表沒有重視的呀！以筆者個人的蠡測，清代有漢學，果放着異彩，然附庸蔚為大國，也未始沒有呢！顧棟高的，春秋大事表，萬季羣的歷代史表都是膾炙人口的東西（近出之二十五史補編，甚有用）近代史家從地層中發現出來的東西，去探討歷史，的確是很科學的，但舊戲新

一般論壇

異邦朋友鹿地巨之呼聲

金名譯

——分析日本戰爭的動向敬告同胞撤回征華的軍隊書——

鹿地巨先生——一位日本左翼著

名作家——曾在漢口廣播一次慈戀的言詞，敬告他的同胞，勸以世界正義着想，勿受軍閥的欺騙，在中國境內演出幻想的事實，火速地懸崖勒馬，推翻殘暴的軍閥。

日本陸相杉山，要實施他的美夢，他說：「以加速度的力量，在最短時期內，即速獲得到完成的結局。」這一點，鹿地巨把它指示出來，日本軍閥馬上要屈服中央政府的幻想，而中國人民保護領土的完整，負着槍桿與他們對抗，經過一番熱烈的鬥爭，結果呢，不過是日本無數良民受到重大的，更重大的打擊罷了。

他認為這次日本對華的舉動，是百分之百的侵畧戰爭。去年十二月，要管理中國的政權，那時，當代執政者說：「滿州國為發源，逐漸擴張到察哈爾綏遠山西，實為攻蘇聯之要點，」擴明白地，其目的是對蘇聯的。因此造成一幕征討華北的把戲，要屈服中國，在大陸上將來對蘇聯作戰的根據地。

鹿地巨以為日本軍閥進攻的中國正是刺激針，指使中國奇異地凝成一塊鋼鐵一般組織的反應。侵略者的對方，過去的政府與人民政見分歧，隔離着一條鴻溝連年干戈殘廢，良民蒙

一致，各階級的人民，各黨的黨員都信任中央政府，願為玉碎，與他們的敵人做最後的掙扎。那麼，其國家增大它的力量，這新青年的國家算是大大的進步了。中央政府激力動員國家之威信力。

日本進行征華的目的，也有犧牲了無數人民，巨大的財富的代價嗎？是的，日本現動員數十萬兵士，要他們到前線成為炮灰了，戰地上的面積擴展到日本二倍半的大小。日本兵士的生命在這烽火連天的比賽技術場所上，多不幸的很！人民的血肉，財產的命脈都被送進這無希望的炮火窠裏去了。無疑地，這盲目劊子手的參謀部之下，把整個的日本埋在痛苦的貧乏的地獄裏去。即使日本犧牲了這大批，他們遵守公正的信條，人民能夠度過安樂的生活，獲得到國家的利益。但是，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仔細地去研究，他在華冒險地幹着，所得到國家的利益是什麼呢？

鹿地巨喚起親愛的同胞，去推翻日本軍閥——即日本人民心目中的敵人。在戰爭爆發之前，日本軍閥得不到人民之信任，他們正要找一條出路，符合人民的意志，即以中國抗日運動為藉口，而不求其抗日舉動的原因，籍言要征討中國，假使日本處處從事和平合法手段，以待中國，而中國人民也有抗日的舉動嗎？中國人民並未替日本人民當做仇敵看。

他的演說中最後幾句話說：「親愛的同胞們！我可以担保中國人民對於你們，尙未視為他們的敵人，日本俘虜被中國軍隊解除武裝，

了，他的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可說是扣鼎之作，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日本全史，羅元鯤的中國百年史，陳懷的百年史要，左舜生的中國百年史參攷資料，W. (L'Amest) A Short History of Japan，雖為習近世史者的好書，然對日本部分不失之簡畧，則缺乏年表曾有之，不過對中國部分太不詳，芳鄰的木宮泰彥的中日交通史總算很不壞的了，但在一八三三以後就不提隻字了，蕭一山的清代通史，取材雖很豐富。編制也很好，可是年來的蕭先生有點「江郎才盡」的樣子，翻不出花樣來了，此外如高博彥的東西著作，更不值一看的！

三年前我讀劉彥的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就感到該書缺乏年表是很抱憾的事，當下就不量地有想補足牠的念頭，旋以人事倥傯行跡猶萍，致無法動手，現在，游擊社的編輯先生叫我先將日本部份整理出來，其他部分可俟諸異日，我覺得身邊沒有參攷書籍，冒昧地去嘗試，錯誤一定難免，只好希望專家的糾正了。

編後

上期匆促出版，未能詳細校對，錯字極多，這是十分向讀者抱歉的。日本內閣改組，財閥的代表三井系的田池氏出長藏相，正表示侵略者內部危機的深刻，陳元善君的「池田新藏相與日本財政經濟前途」一文，極值得一讀的。

上期預告中羅推誠君答應寫的文章，因羅先生近日忙，未能寫就，在第三期中一定可以刊出，同樣的原因，張一純君的「二百年來中日關係年表」已另請王鈞君撰作，改名為「兩百年來日本壓迫中國年表」。

耀君的「思想統制下的河北人民」小鶴君「日本的經濟現狀譯筆都很忠實，讀者應該注意。在抗戰中，周慕南王鈞兩君各用歷史敘述倭寇的內侵決不是無意義的。爲調整出版日期，本刊下期將延長五日，在七月一日出版。本刊草創之初，精力能力都有限，盼望社會先進人士多多加以愛護，批評，指教。

「最使我最驚奇的事情，我們軍隊的軍紀有一種毀壞德性，但是，這種理由是很簡單的，軍閥蔑視自己國民不以「人」的看待，自然地把中國人民當做不是「生物」的對待。

「親愛的同胞！撤回我們的軍隊吧！救出他們在水深火熱中罷。聯合中國的朋友，反抗我們共同的敵人，我們大家努力堅固兩國友邦光榮的自由，再建立東亞和平的磐石。我們信實的國民抱定意志，着手推進我們的工作吧！

日本強盜的殘暴與荒謬傳單

竹

凶惡殘暴日本強盜的軍隊，自從加緊進攻我們中國以來，我們已失去許多土地了，凡是

焚劫我們的房屋財產，敵機則更到處濫施轟炸，每一個中國同胞，隨時隨地都感到嚴重的死的威脅。

敵人正想以這種暴行來壓倒中國民衆，使中國民衆屈服，可是我們中國同胞——除掉喪心病狂的漢奸以外，不會一刻忘記敵人所施於我們的這種暴行，每一個同胞的心頭，都冒出憤怒的火來，一批一批的自動的跑到前線去參加神聖的民族抗戰。這正充分證明着偉大中華民族的黃帝子孫，在敵人的淫威下，加速度的覺醒着。

在六月一日敵機侵襲我們溫州的時候，一面投彈轟炸，一面假借華僑名義，散發荒謬傳單，察其用意，無非希冀淆惑中國民衆的心，以削弱抗戰的力量。可是我們同胞誰都知道日本強盜是我們唯一的死敵，更誰都知道我們華僑同胞的熱烈捐款，國內同胞的毀家紓難，忠勇將士的浴血抗戰，都是出於良心的激發，尤其是我們偉大的領袖，蔣委員長堅決的領導着全民族的抗戰，全國各黨各派以及各階層的每個民衆，沒有不赤忱地擁戴他抗戰到底的。決不會爲了敵人一紙荒謬傳單，就會破壞我們的統一戰線，削弱我們的抗戰力量的。無疑，這會加強我們抗戰的決心的。日本強盜一天不打出中國，我們一天不停止我們的抗戰。中華民族的黃帝子孫，大家起來吧！我們每個人都要貢獻出他自己的力量，放到抗戰方面去，爭取最後的勝利，澈底剷除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建設我們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國。

二大衆呼聲二

關於地政處出賣永嘉全圖問題

訴評

事實是這樣：

在永嘉全圖未出版之前，報紙上已經宣傳出賣的消息，這目的無非要使民衆知道我們地政處在這種嚴重的國難時期中，更能表現它的偉大工作。

在永嘉全圖出版之後，報紙上登着發售的啓事，這啓事的附註是：「永嘉縣分區全圖，私人不得購買；機關團體如有需要，須備具正式公文」，這附註顯然是表示這地圖有軍事或某種意義上的祕密性。

由以上兩點事實，我們不得不佩服地政處辦事人員的聰明和偉大。

聰明的是使我們民衆已經知道地政處在出售一幅有祕密性的地圖，使命重大，意義深長。偉大的是地政處之所以發售地圖，並不完

全以收入爲目的，居然能在出賣中而寓保持祕密性之意。

不過我們從口頭方面得到這次地政處出賣永嘉全圖的內容，對於地政處的聰明和偉大，更有深一層的了解。

聽說這次地政處所印的永嘉全圖，是借用陸軍測量局的軍用地圖爲藍本，繪叙明顯標測山高水深樹林要塞。印刷的手續，也已煞費苦心，因爲全圖是由兩個印刷局先後承印的（他們將來是否會把兩個底版合成一張，那是另外問題，何況更不是工人們的聰明所能想得出一）。其中五百張單色，五百張彩色（彩色是由處中職員親手加工泡製，毫無外人參加。原來的計劃，預備普遍地發售，後來突然覺得有些祕密性，這責任誰當得起！但是五六百元的印刷費從那裏開支呢？於是聰明的辦法來了。把責任推到人家肩上去罷，於是「備具正式公文」的辦法來了。這還不夠，當每一機關或團體來購的時候，再替它編起對號去來，將來那一號地圖出毛病，那一個機關或團體就逃不了！如果機

關或團體把這圖複印幾幅或描它下來，博送私人，這雖能使祕密性無效，但總不能歸咎於地政處。因爲除此之外，已經沒有更聰明的辦法可用，我們難道還不原諒麼？其次有個例外，就是某書局買到一張，他既不是機關，也不是團體；至於有沒有正式公文，那可不知道！但是，抗日軍事已至極嚴重的時候，萬一這地圖不能有把握如地政處諸公所想像到的保持祕密，那麼？國家前途總該有點不幸罷。上面這一段雖是口頭傳說，但既可使民衆對地政處多一層認識，所以也不忍割愛。

代郵

守偉兄：蒙寄「最近的武漢」謝詞，惟不及趕排，當發表於下期，謹表歉意。冰，字各位，大作極佳，本期篇幅所限，未能排及，只得待之下期，萬乞原諒。

代客

水陸運輸

辦事周到

附設報關

轉運迅速

運費公道

遵守信用

電話二八零 地址東門外 報掛號一四三五 長途電話

中意輪船公司

德平輪船

行駛滬

船身清潔 客位舒暢

招待週到 行駛迅速

首創 溫州公益轉運

辦事周到 附設報關 轉運迅速 運費公道 遵守信用

電話二八零 地址東門外 報掛號一四三五 長途電話